

南韓正義和平之旅（光州行）

2018年11月9日至15日

主辦：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我們這時代的，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基督信徒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教會是由團結在基督內的人們所組成他們在走向天父之國的旅途上，由聖神所領導，並接受向人類宣報福音的使命。因此教會深深感到自身和人類及其歷史，具有密切的聯繫。（《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

2017年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舉辦了第一次的《南韓正義和平之旅》，當時行程集中在南韓首都首爾，拜訪了當地不少教會組織、人權團體，並參與了不少民間活動。

2018年，我們打算將拜訪活動集中在南韓的光州，以了解當地教會和民間團體的工作，特別幾套有關光州「518事件」的電影在香港播放後，引起我們對光州「518事件」的關注。

透過是次探訪，深切明白到國家暴力對人民造成的傷害和影響，即便身體的傷痊癒了，心理的傷卻無法結痂。生活在香港，讓我們最恨最痛的，當然是於北京發生的八九「六四事件」。藉悼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我們於光州的拜訪，顯得特別有意義。

光州事件背景和經過

1979年當時執政已經十六年的南韓總統朴正熙實行鐵腕統治，以專權和暴力鎮壓異議，同年10月份，他遭情報局頭目殺害，副總統崔圭夏代理總統。然而當時的軍事強人、保安司令官全斗煥發動軍事行動，抓捕了一批軍政人員，企圖控制了議會和名義上的總統，引起了社會上以金大中、金泳三等為首的民主人士的不滿，他們發表了《促進民主化國民宣言》，要求全斗煥下台。

1980年4月中旬，韓國南部的光州及全羅南道地區的工人和學生的示威抗議行動此起彼落，他們反對軍事獨裁，要求民主。5月18日，光州有一千五百名學生示威，全斗煥派韓國軍特戰司令部部隊展開武力鎮壓行動，致幾十名群眾死亡。5月19日政府封鎖光州，軍隊脫去學生衣服，將他們倒吊。目睹暴行的中學生、市民也開始加入示威行列。5月20日，普遍市民都投入了戰鬥，人數達到二十萬之多，二百幾架公共汽車、出租汽車帶頭衝破軍隊的防線。軍人開始用槍、火焰噴射器鎮壓民眾。

5 月 21 日激戰到了高潮，三十萬市民參加抗爭。光州對外的通訊被全面截斷，被全國孤立的光州市形成一個共同體，市民提供抗爭人士食物及日常補給，婦女組織市民為傷者們捐血。抗爭隊伍獲得軍隊的武器，開始武裝，並佔領了全羅南道廳。5 月 22 日萬名軍人開始包圍光州，光州「市民收拾對策委員會」組成，開始與政府談判。

5 月 26 日 坦克進城，市民躺在路上阻擋坦克，可是坦克照樣壓過他們入城。「抗爭隊」預料軍隊將要入城，決定疏散其他人，只讓「抗爭領導部」的人留下。在二百多名留下的人中，有十多名女孩子及六十多名高中學生，他們都是因為親友被殺害而堅決留下。5 月 27 日 美國國務院發表「不能坐視韓國的無秩序和混亂」聲明，正式容許韓國以軍隊鎮壓光州的抗爭者，數千名軍人開著坦克進入，瘋狂屠殺市民。5 月 28 日幾千名市民被逮捕、扣押，金大中被判死刑，「光州事件」被血腥鎮壓。據統計事件中有二百四十人死亡，四百多人失蹤，五千多人受傷致殘。

光州事件之後，全斗煥一直企圖掩飾真相，禁止一切相關的輿論及出版物。經過民間幾年的努力，從舉行悼念會、不斷示威遊行到要求直選總統，甚至有兩名工人為了要求查明真相而自焚，終於在 1987 年盧泰愚總統寫下公開信給受害者家屬，認同「光州事件應被視為民主化過程的一部份」；1993 年金泳三總統承認全斗煥為企圖執政而引起「光州事件」；1996 年全斗煥被判無期徒刑、盧泰愚被判入獄十七年，「光州事件」在法律上終獲平反，5 月 18 日也被指定為國家紀念日。

六四與五一八

「光州事件」其中許多情況和八九年「六四事件」十分類似。兩者都是以學生帶頭，工人，市民響應參與的一場自發性的全民抗議示威運動。兩次事件，政府都與人民為敵，發出戒嚴令。最後運動皆是軍隊坦克出動，軍事鎮壓，人民一方血流成河、死傷枕籍，悲劇收場。

光州事件過後的數年之間，韓國學生和民間的抗議從未停止。因此才能成功於 1987/88 年將全斗煥逼下台，民主選舉得以進行，政治民主化得以實行。中國的情況，卻是另外一種版本。天安門屠殺三十年就快過去，但兇手非但不認罪，並繼續以強權封閉人民的口，對紀念調查六四的民間人士進行打壓，每年六四，死難者家屬不是被強行帶走，就是在公安嚴密監控下，才可前往墓園拜祭死者。

在韓國法律上，「光州事件」是平反了，但在追尋真相、問責、賠償等事宜仍未如理想，早年亦有保守人士嘗試質疑「光州抗爭」是否真的對韓國民主有貢獻，或指出當年光州民主運動而是北韓間諜滲透的「暴動」，企圖顛覆南韓政權的。

光州：歷史的記憶與傳承

一個地方的歷史及在地人們對民族的記憶與情感，需要透過完整而客觀的資料、真

實存在的地方、原有的建築及實物作為中介，方能慢慢培養起來。這幾十年來，光州的民眾和民間組織，一直致力維護所有的歷史建築物，讓光州的 518 精神可以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光州現時到處有以「518」為名的地方與組織，如「518 紀念公園」、「518 自由公園」、「518 民主廣場」、「518 紀念文化中心」、「518 教育館」、「518 民主化運動檔案館」及「國立 518 墓地」等。甚至當年抗爭地點被編為「五月路之旅」，讓市民或旅客重尋，包括錦南路、全南大學、綠豆書店、良洞市場、光州監獄、各大小醫院及數個軍民駁火激戰地。

「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都該思念」（斐 48）。

光州「國立 518 墓地」

「國立 518 墓地」是 1980 年 5 月民主化鬥爭中犧牲者們安息的地方。1980 年，犧牲者們的遺體被手推車和清潔車運到望月洞墓地。隨著韓國對 5.18 民主化鬥爭的重新評價，墓地於 1997 年遷到了現址。

公墓的工作人員，安排我們和每個參觀人士，一邊聽著歌曲播著，一邊向著紀念塔的前向走去，然後向在墓園中安息的死者行三鞠躬禮。音樂播放期間，所有在墓園的人都停下腳步，肅立並一起默哀。現場播放的音樂，正是象徵著光州民主運動抗爭歷史的《為君的進行曲》。

墓碑說故事

「光州事件」的第一位遇難者，是一位廿四歲的年青人。他的墓碑的位置是在第一排第一行。事實上，第一排墓地大部份都是八零年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日、二十二日被殺的，照片中的他們不少穿着校服，熾熱青春的生命在全斗煥政權血腥鎮壓的槍聲下停頓了，只餘下冰冷的墓穴墓碑。找不到遺體的失蹤者墓碑，旁邊有南韓國花木槿（Rose of Sharon）的照片，令人倍覺淒涼。

尹相元，是年輕的大學生，亦是光州市民軍的「民主鬥爭委員會」發言人，當軍隊攻打全羅南道道廳時，尹相元與其他二十多人寧死不撤，最後全部被殺害。他的女朋友樸基順，則在 1979 年參加工人鬥爭時犧牲。1982 年，光州市民想完成他們的心事，因此幫他們舉行冥婚，希望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團圓。

崔美愛是唯獨一位的不幸被殺人士，以結婚照作為遺照。她當年被殺時，已經懷有八個月身孕。崔美愛的丈夫，是光州全南高等學校的英語老師。當收到在廣場上的學生被軍人射殺後，本著保護學生的就心，他離家趕往學校。崔美愛因擔心丈夫的

安危，走到家門外等候。結果被埋伏在附近的戒嚴軍人留意，並向她頭部開槍將她殺死。

據報章於去年 12 月的報導指出，已故的計程車司機金四福和德國媒體記者辛茲佩特，時隔四十年後將在光州的國立墓地重逢。電影《逆權司機》中的德國記者辛茲彼（Jürgen Hinzpeter）的指甲與頭髮被安葬於光州 5.18 舊墓地（舊望月洞墓地）。南韓「東亞日報」在去年十二月報導，光州市政府指出，5·18 舊墓地安葬審議委員會已批准金四福在 5·18 舊墓地進行安葬。

捐血的女生和失聰的男士：她是一位紮着辮的十六歲女生，「光州事件」時她聽到有很多人受傷而需要很多人捐血，她就在捐血後回家途中，被直升機上的狙擊手射殺；一名三十九歲的男士，剛參加完兒子的百日宴，準備離開時，軍人向他下命令，他沒反應，就被射殺，原來他是失聰的，根本聽不到軍人的警告。

光州國家暴力創傷中心

1980 年發生「518 事件」後，光州市的自殺率一直高企，家庭暴力情況嚴重，光州市政府於 2012 年，即事發三十二年後，成立這個創傷中心，以協助所有因國家暴力¹而受創傷的市民。目前五百四十二名接受服務中，有四百四十七名是「光州事件」的受難者或家屬。

中心透過各種形式的治療，紓緩及重整受創傷者的身心，包括鼓勵受害者透過在公開的活動中重述事件及感受青年人的擁抱，使受難者由感到被隔離改變為重拾尊嚴及溫暖。而身體上的治療，則是按摩服務及體能活動。中心的另一目標是爭取真相糾明，將歷史真相還原；使施虐者受責任者處罰、為受難者爭取名譽恢復和損害賠償、繼而抗爭者之精神。

透過教育，讓公眾認識創傷後遺症並不同精神病，尋找隱閉受傷者及提供心理支援，並防止及杜絕國家暴力的發生。在面對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化，教育大眾具體保障人權的概念爭取修正法律，停止拷問條例。

無論是六四事件之後，或近年香港的雨傘運動，參與者都因著國家暴力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這包括屠城鎮壓，大規模搜捕，嚴刑拷打等，長期囚禁，監視居住等。參與者或被判入獄，被迫流亡海外，家人朋友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多年來欠缺舒緩的平台和機會，而獨裁政權一直否認使用暴力，更令家屬和倖存者氣憤難平。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香港警察多次以武力和警棍毆打示威者，以催淚彈及胡椒噴霧對付和平請願人士，這對於剛剛接觸社會的年輕人而言，無疑是一大創傷，以致不少年青人對社會失去期望，更對政府的冷漠感到失望。

¹ 國家暴力的定義，是指由國家引領造成的身體上及精神上的創傷，包括虐殺、拷問、疑問死等等暴力行為。

五月母親會

「五月母親會」的成員包括三類人：518 犧牲者的家屬、受傷者的家屬、和親身經歷的人。

會面期間坐在我們眼前的媽媽們，有著非一般媽媽的經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她的孩子在 518 抗爭期間曾經失蹤，為了要尋找兒子，媽媽的眼睛被軍人射盲了；她的兒子因參與 518 抗爭而被捕；她的兒子當時是高中生，在 518 抗爭中被殺死；她的家人當年全部被捕，丈夫則因傷重而去世；她的丈夫曾被判死刑，後因天主教會和主教的介入，得以倖免於死。她們被教會的真誠和神父的勇敢所打動，而讓她們堅持下去的，是偉大的母愛。

即使國家已經賠償，死者的名譽得以恢復；家人的死亡被紀念，但真正的責任者仍未被追究，究竟當時是誰下令向群眾開槍？全糾奩入獄兩年就被赦免並釋放，這一切都令母親們不能釋懷。

目前在所有南韓的抗爭現場，都會見到「五月母親會」的身影。她們眼中的光州精神，是光州人的團結一致，為正義、和平，真理堅持的精神。

被遺忘的光州女性

2018 年 5 月，金善玉受「Me Too」運動啟發，首次向電視台記者揭露在光州事年中被性侵。她當年因參與光州事件而被捕，曾遭多次粗暴拷問，期後更被審問她的少校強姦導致成孕誕下女兒。而多年來她基於社會的保守風氣及女兒的反對，沒有公開這事。2018 年 11 月 7 日，韓國國防部長官鄭景斗代表政府及軍方，在全國電視上公開向受害者鞠躬道歉，並承認經政府調查後，確實有戒嚴軍隊當年性侵、性騷擾、性拷問女性；其中最至少十七宗為輪姦，受害人年齡介於十多至三十多歲，包括中學生、孕婦等。他承諾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並在《查明五一八真相特別法》中將「性暴力」明文寫入調查範圍內，以免軍人性侵事件重演。

不過，金善玉並不接受防長道歉，「我的人生於五一八（光州事件）靜止」，因被強姦試過服安眠藥自殺，又連累父親遭解僱，母親抑鬱離世。她問：「他們拿甚麼來補償我的人生？」²

在交流期間，我們拜訪了「光州全南女性團體聯合」，該婦女團體只有兩個職員，但關注的範疇包括所有有關女性的時事議題，例如「Me Too」運動。與 518 相關的活動，則包括收集女性的證詞和 518 期間女性活動的紀錄，以及關注他們日後的生活。

² 天主教亞洲通訊社：「被遺忘的光州婦女」2018 年 12 月 12 日

(<https://china.uanews.com/2018/12/12/%E8%A2%AB%E9%81%BA%E5%BF%98%E7%9A%84%E5%85%89%E5%B7%9E%E5%A9%A6%E5%A5%B3/>)

在 518 抗爭中，不少女性站在前線，「市民軍」當中有女性參與，當光州的棺材不足夠時，不少女性就從其他地方將棺材運到光州，此外她們亦鼓勵和協助民眾自發的捐血運動及準備拳頭飯，女性是 518 抗爭運動中強而有力的支援。

儘管官方和民間組織多年來不斷搜集光州事件的證詞，但原來許多婦女曾經被欺凌，被強姦的情況，卻從沒有列入「官方」的證詞之中，主要原因是她們認為事情會令自身感到羞恥、尷尬，以為沒有人會相信，加上韓國「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她們把事埋藏在心底裡，直至兩年前，國際社會近年掀起「Me too」運動，社會要求政府啟動有關調查。然而，雖然施暴者是軍人，政府卻未能找出他們，但即使找到施暴者，起訴期已過，除非制定特別法律，否則不能起訴。

教會是基督在世上可見的標記：耶穌是人類的中心，歷史的主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45節）

光州 518 主日

當年在屠殺鎮壓開始後，「光州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光州正委」）曾經大力疾呼，要求政府停止屠殺行為；為了突破新聞封鎖，更派神父到漢城講述事件過程，以及到羅馬促請教廷制止韓國當局的屠殺。「光州事件」被鎮壓後，廣播站持續報道「光州 5 月事件」；在「光州事件」七週年時，該會首次出版了光州事件資料集與畫冊，並舉行紀念活動。漢城的「天主教正義具現司祭團」更發表反政府聲明，並放映德國與日本帶回來的「光州事件」過程錄影帶。

我們在光州的拜訪總共七天，幾乎每到一處，都聽到被訪者提及光州教區對「518 事件」的支援和協助。「光州國家暴力創傷中心」的負責人告訴我們，在 518 的抗爭中，天主教神父永遠都走在最前線，而「光州正委」一直備受當地人民的尊敬和信任。「五月母親節」的媽媽告訴我們，第一份揭露 518 真相的文件，是由「光州正委」發表，不少神父亦因此而被政府拘捕和以嚴刑敲打。

為紀念 5.18 抗爭，光州總教區各堂區在每年最接近 5.18 的主日，均會舉行紀念彌撒。這台彌撒的第二次捐獻，撥交「光州人權和平基金會」。在 5.18 的那個星期，光州總教區青年事務委員會和正義和平委員會亦會合辦青年朝聖活動，對象包括中學生、高中生和大學生，一共行十公里路，休息站點包括錦南路、民主烈士墓園和國家公墓，途中經過的聖堂會作為休息站，最後在國家公墓舉行彌撒，他們亦接待來自其他教區的教友，目的是要發揚 5.18 精神。

參加者感想

Joyce：媽媽「溫柔的力量」

探訪中我們亦有幸和「五月母親會」的韓國大媽們見面，她們有的是在光州抗爭中直接受傷，有些是她們的親人在事件中被殺或受傷，或被判刑。她們說男子有時候面對著困難就會逃跑，但媽媽們是一直都會在堅持的，有抗爭的地方就有媽媽們。我深深感受到「溫柔的力量」，也再反思韓國人民運動的成功其中一個因素。媽媽們不會在自己的議題完成了爭取就停下來，而會為著更大的目標如半島和平而努力，真正為「正義、真理、和平」大目標而團結一致一起努力，這個無私的心和遠大的視野，是能令國家朝向民主發展的重要要素。

Susanna：教會與壓迫者同行

當年光州實施戒嚴，政府以武力鎮壓爭取民主的光州市民時，光州教會冒著被秋後算賬的風險，出版光州事件資料集及畫冊，還原歷史真相。光州這段歷史讓我們看到，即使在極權統治下，教會仍能緊守崗位，保護受壓迫者，並為他們發聲，我們作為基督徒亦應如此。

Francis：堅持及傳承

今次光州之旅使我明白堅持及傳承的重要。光州抗爭、六四民主運動及雨傘運動的受難者，同樣面對獨裁政權的暴力，不同之處在於光州市民堅持民主和公義的信念，他們沒有畏懼政權的持續壓迫而滅聲或轉軌。

Molly：生命的意義

最令我感受深刻而內心覺得莫名的悲傷是在國立墓地那一幕，面向那眾多死難抗爭者，我們一步一步行敬拜禮儀時，廣場播放著哀悼亡者的樂曲，正喚起後人對死難者的追念和尊敬，他們的犧牲是沒有白費，因為有他們無私的付出，至有今日的成果，也帶給我無限的反思和領悟，生命是不在乎長或短，是生命的意義。

結語：這才是像樣的國家

2017年5月18日，是韓國「光州民主化運動」三十七週年。當天上午，韓國總統文在寅以及韓國各政黨代表前往光州參加悼念「民主英烈」的紀念活動，活動主題為「繼承5·18精神，正義取勝的大韓民國」，活動中，所有與會者一起唱《為君的行進曲》。當天的紀念活動對於「光州民主英烈」及其遺屬們來說，是充滿慰藉和感動。

文在寅在致辭中表示：「雖然我也在光州民主化運動期間被捕，但讓我感到無比憤怒與愧疚的是，沒有讓更多人瞭解光州事件的真相，沒有與那些犧牲者們分擔痛苦。如今，韓國社會仍存在試圖歪曲和貶低5·18光州民主化運動的勢力，這是歪曲歷史、否定民主主義的行為，決不能被容許。政府將致力於查明5·18民主化運動的真相並追責到底。新一屆政府與光州民運一脈相承，將繼承光州民運和燭光革命的精神，在這片土地上重新修復民主。」

參加當天紀念活動的「民主英烈」遺屬稱，「這才是像樣的國家，我們選對了總統。今天是三十七年來最高興，也是最暖心的一天，我們的已故親人們也會感到欣慰和高興」。

《為君的行進曲》

愛也好，榮譽也好，名聲也好，什麼都不留下
這是說好的，用一生共同去追求的火熱的盟誓

同志們沒有去路，只留下旗幟飄揚
新日子到來之前，我們都不要動搖
歲月雖然會流逝，山川卻都會知道
被叫醒之後吶喊的，火熱的嘶吼聲
站出來向前行，活著的人跟著來吧
站出來向前行，活著的人跟著來吧

特別感謝：盧賢喆神父，黃奕清小姐，Miss Jackie Pak，Mr. Pedro Kim 和導賞員金先生。他們在行程中為我們提供了多方面的協助和支援，讓是次光州之旅得以順利進行。